

在日本推动中文教育必须重视草根

—对中国“汉语国际推广”“重视华语华文教育”之我见

葉 言 材

近几年来，中国在发展“综合国力”的同时，开始注重“软实力”的作用，在世界范围内开设“孔子学院”，进行“汉语国际推广”的同时，宣传中华文化。以期让全世界关注中国，理解中国，更加重视中国；并可弥补现有综合国力之不足。孔子学院虽现在日本已设数所，但均为中国名牌大学与日本私立大学之合作，效果亦非十分理想。究其原因，在于中国方面的有关部门对日本汉语教学环境不甚了解和将日本与欧美、非洲、东南亚等国家地区“一刀切”之缘故。本文以笔者所在地日本福冈市乃至九州地区为例，针对在日本的中文教学中的一些具体情况，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因地制宜”，试作探求与剖析，并提出适合于日本的中日交流之好方法，以便使普通日本民众能够更加理解中国，同时争取为旅日华侨华人子女的华语华文教育创造出一个良好环境。

一、方略应因不同的国家或民族而有所不同

日本是一个深受中国影响并大量吸取了中国文化的国家和民族，使用汉字的历史也甚为久远。因此，与其他国家不同，日本自古以来就崇尚汉学和汉学教育，使得日本成为了近现代很早就将汉语教育编入大学教程并开展汉语教育研究的国家。而另一方面，由于近代日本西化，崇拜欧美风气盛行，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的占领和扶持之下，日本再展“雄威”一跃而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之一。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在外交方面，日本都将自己视为西方的伙伴，不愿以亚洲同种为伍，特别是日美战略同盟，是日本“永保实力不衰”的一向国策。

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曾与中国有过纠葛的日本既喜且忧。喜的是借助中国的发展势头，摆脱经济长期不景气的困扰并亦有所发展；忧的是今后在经济上恐不能再作亚洲的龙头老大，甚至政治、外交亦要看中国的脸色。加之日本右翼一向敌视中国，害怕中国的强大，利用长期不景气的局势，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混淆一般国民的视听，迷惑了不少民众，特别是远离侵略历史的年轻一代。由于上述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与之相关的民族情感，使很多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及其民族的心态，也显得十分复杂。因此，对中国加强推广汉语教育一事，除了政府以外，还有不少学者和一般民众也抱有模糊的认识，有的甚至是警惕和抵触。

以上的背景叙述，可以让我们认识到，除少数情况以外，在日本这块国土上，要想取得日本政府的积极合作或依靠大学等正规教育来加强推广汉语教学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知道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日两国经济上的往来也愈发密切，各种交流活动频繁。通晓两国语言文字的各种专业人材自然供不应求，日本的企业等经济部门更是想方设法以各种形式培育人材，但是由于缺乏社会整体的配合，急功近利，往往质量不高，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有的学校和部门为迎合形势的需要，也新开设了汉语专业或其他形式的专科教育等，但是招生很不理想，学生寥寥无几。

究竟为何？其实这也与上面所说的社会背景有关，政府不积极，学校不重视，媒体不宣传等等。此外，在狭隘民族理念指导下的教育体制和政策中，学生不易获得更加广泛的、国际性的知识和教育，尤其不易获得是对日本曾经侵略过的中国、韩国等周边国家的正确认识，加上有时媒体带有民族情绪的不正确引导等等。因此，使得青年学生对汉语重要性的认识不足，甚至有些学生动辄给向他们介绍中国人想法的中国人教师扣上“洗脑”之政治帽子。绝大部分学生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汉语，之所以选修了汉语，不过是为了修满学分而已。所以积极学习汉语的学生为数极少，更谈不上去报考某个汉语专科学校了。

二、走出校门，走上社会方知学习汉语的重要

很多学生走出校门接触社会以后，才真正感受到中日两国在商贸、旅游、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相互影响之深。最近几年，日本民间社会的汉语教学发展甚快。以 120 万人口的福冈市为例，仅在市区各公民馆的汉语教室学习的人数就达 3000 人以上，如果加上商业性汉语教室、汉语学校等，估计可达到 5000 多人。过去，参加学习的人主要是对中国具有某种情结的老人，如战争期间到中国当过兵或是经过商的，还有就是喜欢中国或关心中国的人士等。而今，越来越多的是已经参加工作或者大学毕业后想学到一技之长的年轻人，开始参加到“社会人”学习汉语的行列里来。他们深深懂得学习汉语的重要性，态度积极，热情很高。

根据日本的情况，我们更应该重视民间的、社会的汉语教育，给他们以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何况这些主动前来学习的“社会人”里面，对中国有一定的了解，具有一定的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知识，真正理解、喜欢中国的人较多呢！？

综上所述，日本是一个汉语教学的特殊国度，它既不同于欧美这些原本非汉字国家，也不同于韩国等原本使用汉字而今废掉了汉字的国家和地区。是以，中国要想在日本进行汉语的国际推广工作，就应考虑这种特殊性，而不应“一刀切”。正如当前，中日两国政冷经热的时局所采取的策略一样，走草根文化的道路，从民间，从一般草民社会开始，打开在日本推广汉语教学的局面，以此来推动正规教育的汉语教学方为上策。

三、重视旅日华侨华人子女的华语华文教育问题迫在眉睫

众所周知：旅日华侨华人历史悠久、成分多样、教养不一、情结复杂，有着不同于欧美及其它国家地区的特殊性。是以，促进在日本的“华语华文教育”时，也不可“一刀切”。

旅日华侨华人的历史可上溯到一千多年前，仅九州而言：唐代鉴真大师“携

百工东渡”之登陆地即为九州，他们给日本带来了数不清的中华文化艺术，而终未回国；宋代旅日大富豪谢国明为了救济和鼓励博多民众一掷千金，教会日本人民如何作面条儿，从而“吃年夜饭”就成了日本的习俗，他归化为日本人，改名“谢太郎”，至今长眠在福岡的博多；中国的大民族英雄郑成功出生在长崎平户，他的母亲本就是日本人……现代史上为了走向“共和”而讨伐袁世凯的蔡锷将军亦病逝于福岡；现代文学艺术之领军人物郭沫若、夏衍也都曾留学九州，留下无数足迹……

十九世纪开始赴日的老华侨华人多以“三把刀”（菜刀、剪刀、剃头刀）为主而谋生，至今已传四、五代。

二战后因各种原因仍留在日本的老华侨华人，多以开中餐馆为主，至今已传三代。

改革开放后，新旅日华侨华人结构发生变化，知识层次高的进入日本学术教育界或进入日本大、中型企业就职，次之自营业或于小商社供职。

上述三类旅日华侨华人家庭虽各有不同，但有一共同现象：不愿加入日本国籍的人居多，其子、孙虽为中华子民，但于华语华文不通不晓。从前面文中不难看出日本与欧美、韩国、东南亚等国对华语华文需求完全不同，是一个很难形成华人社区的国度，原因就在于中日两国文化背景过于相近，而因近代以来的国际政治与意识形态所造成的价值观又极为不同。

中国还不甚发达之时，旅日“小华侨、小华人”的父母双方或一方（日本人配偶者）不让孩子学习华语华文、而欲将孩子培养成“地道日本人”者大有人在，这也是形成不了华人社区的一个重要原因。形成不了华人社区，就根本谈不上组建华文学校了。所以从小生长于日本的“小华侨、小华人”，所受教育与日本同龄人完全相同，致使他们长大成人后，虽然自称是“中国人的后代”，但对待事物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却是“非中国式”的。因此在日本进行“对中国后代的抢救工作”也已是迫在眉睫的了。

近年，中国在全球地位愈加强盛，中日贸易额已超过美日之间，赴中国投资之日本企业与日俱增，“学习汉语、理解中国”逾显重要，旅日华侨华人家

庭对此认识亦不例外，欲把子、孙送回中国接受高等教育，以期语言文化、专业知识双收获。然而所遇困难不少，特别是旅日华侨子女无法享受与“来自日本的留学生”的同等待遇，因为“国籍是中国”。他们必须参加“港、澳、台、侨统一考试”，合格后方可入学。可是他们从小所受教育是日本的，与成长在港、澳、台或其它华人社区和华文学校比较发达之国度的“小华侨”的华文程度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们不能像“日本留学生”那样在中国就学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父母或祖辈不但自己热爱中国，而且让子女也永远做为“中国人”，不可改变国籍。

所以，为了使“旅日小华侨”能够积极热情地“学习华语、了解祖国”，中国政府就应从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出发，认识到日本社会的特殊性，不可与其它国家和地区划等号而“一刀切”，应单独对待，还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

四、应在日本建立“中国文化中心”以弥补“理解之窗”的不足

当今世界各发达国家，都在想尽并使用各种不同办法或手段来推广各自的文化，作为“软实力”来弥补或增强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其中在对方国境内(除使领馆外)创办“文化交流中心”，则是最为广泛并行之有效的。就拿小小的福岡市来说，这里不但有多国总领事馆，而且亦有美、法等国的“文化中心”，用以推动英语、法语教学和介绍各自国家之文化，以及举办各种文化周(节)，从而扩大“软实力”之影响。日本在中国的北京、长春和成都，分别建办了“中日文化交流中心”，并在中心内开设日语教室、图书资料室，定期举办日语活动。而相比之下，中国在日本却连一个类似的“文化中心”也没有，实在与中国当今的国际形象有些不符之处。目前，中国正在世界范围推广“孔子学院”，而且投资甚巨。我以为此举在其它国家和地区，或许成就极大，而日本则更须从民间“草根”做起。与其与那些不甚情愿之正规大学合作办院，不如先独自创办“文化中心”，使其逐步在人们心目中成为凝聚旅日华侨华人力量之沙龙，传播中华语言文化精髓之教室，争取广大日本民众理解之窗口，培养华侨华人子女

热爱中华文明之园地，以弥补华人社区难以形成和华文学校难以建立之不足……创办“文化中心”既可避免来自日本政府或一部分民间人士的抵触心理，亦可从小到大，甚至最终在日本国土上创办起中国自己投资、自行管理、不受外来干扰和抵触的“华文”××学院。如建此类“文化中心”，不应依照城市名气大小排列，而应从民间需求或对华友好及关心度来判断，依照“农村包围城市”之经验，从民间做起、从地方做起，甚至可以从九州做起、从福岡做起。

五、九州具备“学习汉语、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之草根优势

九州是日本与中国交流最为悠久之地区，福岡更为九州之首。鉴真大师东渡登陆后第一站即为福岡，并建“戒坛”；空海大师学成密宗回返日本后，“挂单”的第一座寺院—东长寺和从中国取回茶种传播茶文化的荣西大师所在寺院—圣福寺亦尽在福岡。九州不仅是具有数座“孔庙”和中国历史名人郑成功诞生之地，也是日本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两次受到来自中国“侵略”之地。特别是福岡，这里的民众绝大多数仍是对中国有好感的。

九州地区大学的日本学生和旅日华侨华人子女学生，在“学习汉语(学习华语)，理解中国(了解祖国)”方面相当活跃。2000年，以中文教师和一些大学学生社团为主，中国驻福岡总领事馆为后援，举办了首届日本九州、山口、冲绳地区大学生中文比赛，初定名“九星会”。“九星”出自《尚书》，书云“上有天九星，下有地九州。”中国古称九州，而该会之所在地亦称九州(日本)，是以定名。不仅如此，“九”代表“大九州”(九州、山口、冲绳地区)，“星”象征着这一地区学习中文的年轻人，都能成为明日之星，在日中两国的分野上闪闪发光。该会迄今每年6月举办一次。

2002年，受中国总领事馆委托，每年由该会演讲组选拔出一名最优秀参赛学生到中国参加国家汉办主办的“汉语桥—世界上大学生中文比赛”决赛。

2004年，因“九星××”在因特网上多有重名者，是以更名。中国古籍中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之说；再者，世界上惯以“五星”作为审评之最高级别，

故改名为“五星奖”。同时根据需要,评委教师们组成“五星奖—中国语教育推进会”(原称“全西日本中国语教育推进协会”),以便在中国语言文化教学方面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2006年,根据参赛学生意见与社会需求,在中国国务院侨办和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的支持与帮助下,该会获得北京华文学院的协助,在“五星奖”增设了华侨华人子女赛组,即“具有华语家庭背景的学生赛组”,这在日本实属首例。参赛的华侨华人子女学生积极热情,有的说“通过参加这次比赛,使自己了解到了中国许多语言文化方面的东西”,有的说“发现了自己‘中国味儿’的不足”,还有的表示:看到不少日本学生那么努力,汉语发音比自己好,很不甘心,将来我也要来中国“留学”……有些家长对我们讲:通过参赛练习,使孩子与家长之间比以前沟通了许多,使孩子与中国(祖国)之间的感情距离拉近了不少……

该会现已发展成为日本全国规模最大的中文赛事之一,参赛者乃是来自上至名古屋、京都、大阪,中括九州、山口地区,下达冲绳的数十所大学的学生,二、三十名评委也都是来自各大学的中文教师,均为义务志愿者。该会能有今日之成绩,全都有赖于来自多方面的关心支持与鼎力援助,例如:多家中国的航空公司驻福冈办事处(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包括原中国西北航空公司、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多所中国的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以及日本的卡西欧计算机株式会社(九州支社)和中国书店(在福冈)等等。

由此可见,九州具备“学习汉语、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之草根优势。因此,如果在日第一所“中国文化中心”能够在福冈创办,从而走向全日本,那所会更加有利于普通日本民众“学习汉语、理解中国”和小华侨华人们“学习华语、了解祖国”了。

以上只是笔者的一点儿私见。

主な参考文献:

『五星園地』創刊号(2007年5月)「日本に適した方法是如何に」